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崇十一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達。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湯藥視之。既近即覆矣。露



道教靈驗記



其一牛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有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卽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



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闕，闕異之，令送山中。三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卽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隋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无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



出岸皆有傷損。孽俗不以爲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大古鐘水洗瘡

古鐘  
驗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卽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爲鼻。鼻下平闊。其頂圓。

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竒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鎔範所作。旣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卽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爲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勅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蓋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爲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旣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螭爲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如蓋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的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化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周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鍾已遺失。

○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筭。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



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爲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籙於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自上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竒妙乃重裝修作盃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貂命賓爲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鑄勒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

刻之未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歿矣其餘徒弟黨癡懵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



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寃驗

雲安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

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調寃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孑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爲鼻以系於簾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



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卽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



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卽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歿。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三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



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卽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旣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无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日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錁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錁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瀝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錁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錁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錁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錁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



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護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護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爲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雷驚震。數四至已。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歿。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



齊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

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剋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師疾疫以此爲憂



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乎卽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嚶之曰雨至卽愈无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麗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躡真人甯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爲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

之袍佩三庭之印爲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爲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畧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齊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爲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爲道士，皆有神術。攝卷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役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爲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爲効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欽州刺史焉。

○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修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爲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爲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爲攜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爲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



中有門旗麾鏘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曰：某乃本命神爾。郎君爲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爲憂也。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歿。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

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爲嫁資，不告於汝。吾歿，冥司罰吾與汝爲馬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歿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流淚曰：吾爲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爲瞽目之婢。仍復啞啞。圖聞之，號咷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道場懺悔，卽得免苦。言訖而歿。圖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



三日三夜至第三夜圖聞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爲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母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爲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棕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歿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爲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



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如扭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慘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轉轉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逡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

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風勞，久未痊癒。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貨其婢，與婢爲計，遂鳩其母。母歿月餘，獻亦暴歿。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忽卽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



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  
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  
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  
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  
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  
爲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  
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  
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毋生天堂汝大  
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令瘡疥三年爾自此  
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  
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  
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  
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爲計  
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  
至午時卽見二烏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



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究魂所爲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寃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敕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寃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

并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尊像葺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爲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泝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旣如此何以免之



三神人曰汝速爲寃鬼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卽爲發願關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寃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冒禱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爲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爲國亦湏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卽必征

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迴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一日餘人持刀劔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囚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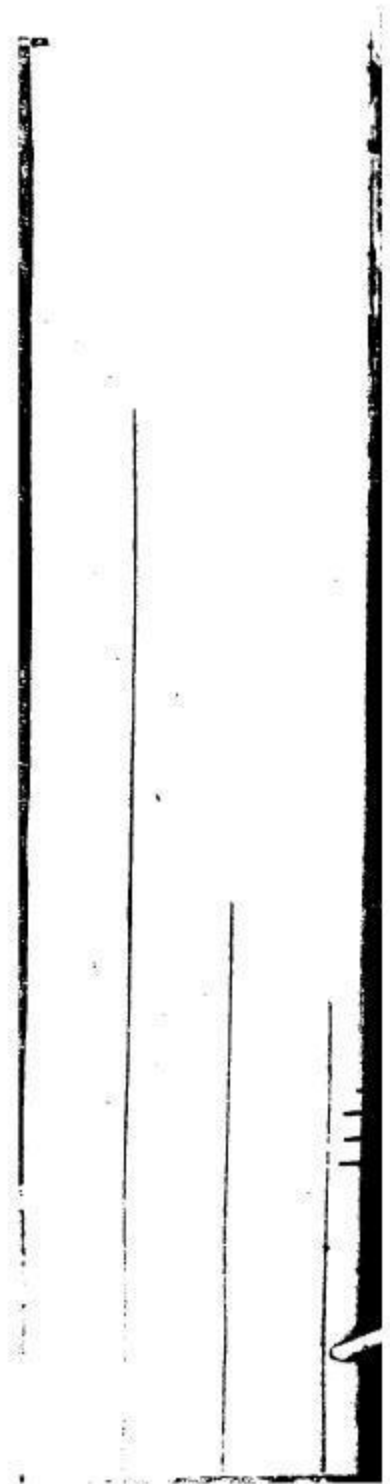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日，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寃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翼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昭地。司其門大開，卽見角鬘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

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遂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寃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山，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璞從飢餒，此有經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爲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二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道教靈驗記

○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欒

孚郭切

居梓州紫極宮嘗松江

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瞻文而多能  
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  
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



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蚺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閭閻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固以爲常矣。有郡人劉崧，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儔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籩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格以致事，或懼其訕讓，責其不勤，況成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陡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于衆，必精必虔，乃

可爲爾。崧承命誓衆，潔已率先，而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旣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颺入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衰絰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內外坦然，明不



媿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持經驗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鴦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趙道之志。未嘗忘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

虛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火綴。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緱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

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諱黃庭。無疾而



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客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涸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爲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爲

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大吉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先人依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旣廣租賦是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爲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況復漂陷爲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粢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无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檐囊荷橐襁嬰攜孺若遷於他



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遽成其堰八月之後方復摧陷濬爲洄潭焉

徐翥爲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翥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癯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道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

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形法暴於捶楚爲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翥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爲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歿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爲懦夫以彊復忍酷者爲能吏仁



憫道息。貞正事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克。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恡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翥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

吏天兵之前。一人卽翥父玄之也。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卽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爲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卽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翥曰。吾不知罪福。但恣曾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



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寃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翫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爲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翫終身高閒。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 張邵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邵妻歿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

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者。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靈。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卽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



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  
姓馮。歿十餘年。其姪爲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  
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  
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  
苦沉痼。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呪。靡不周詣。莫  
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  
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

百計矣。日以羸瘵。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  
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爲於其家修神呪  
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  
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旣畢。道明持劔水  
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  
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  
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機。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  
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  
言。曰。我初因頓絕甚。謂今夕必歿矣。尊師開道場之時。



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卽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卽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摛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卽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匝。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逡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輟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斂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機器皿，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一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間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籙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



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畧周自五嶺使  
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鼓磕擊觸若兵甲  
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  
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  
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  
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  
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曾  
周話此事於僚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  
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  
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帝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帝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  
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



戶鄺閉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磔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常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神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常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爲其遷拔上帝勅窮鬼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 李約妻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歿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爲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關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



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  
卽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  
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  
卽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  
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  
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  
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  
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  
持處日限未卽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

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  
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  
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  
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  
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  
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卽降明勅  
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  
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  
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爲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



清真書曰卷之七十五  
第之二百五  
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入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卽爲上矣。勿以久貧而

貪財，庸人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爲道州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不勝酷。歿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



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擗賁投入鑊中煎煮楚  
痛叫喚半日餘乃攀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  
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  
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家告以斯  
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  
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  
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二十餘人有  
鬼吏引之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  
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  
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之豈可肆汝  
心曾法外加罰苦毒播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死者其  
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  
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魂既生天  
冤卽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  
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賁遂捨官入峨嵋山修  
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



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  
駐馬問之睹其妖豔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  
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  
家矣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爲婚留連飲宴親賓皆  
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檐侍女  
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嫵婉歡樂彌日移時令言日  
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  
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  
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

南圭峯杜大明熟眎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妖  
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日矣  
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  
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爲驚惶如此卽  
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  
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  
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  
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旣歿皆化



爲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痊，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爲東臺御史。

鮮于甫爲解寃修黃籙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卽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爲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疾

狀異常，萬藥不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寃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宮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晤曰：君惜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黃籙道場，奏表九天。



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南捨錢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寶德玄爲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爲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

駐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急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者竇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



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卽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禳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董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爲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爲左相。其後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爲妻修黃錄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歿。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爲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



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  
必不有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  
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  
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  
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  
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亾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  
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  
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綵帛之肆常用  
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  
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歿冥司考責了罰爲大蛇身長  
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嚙食痛疼苦楚  
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  
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  
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  
蛇無目被衆蟲嚙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  
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



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  
修金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卽於宮中修  
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  
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  
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  
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  
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  
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眾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  
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  
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爲  
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  
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  
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  
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尪劣。怯  
懦。父母常以爲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  
之事。因以鳩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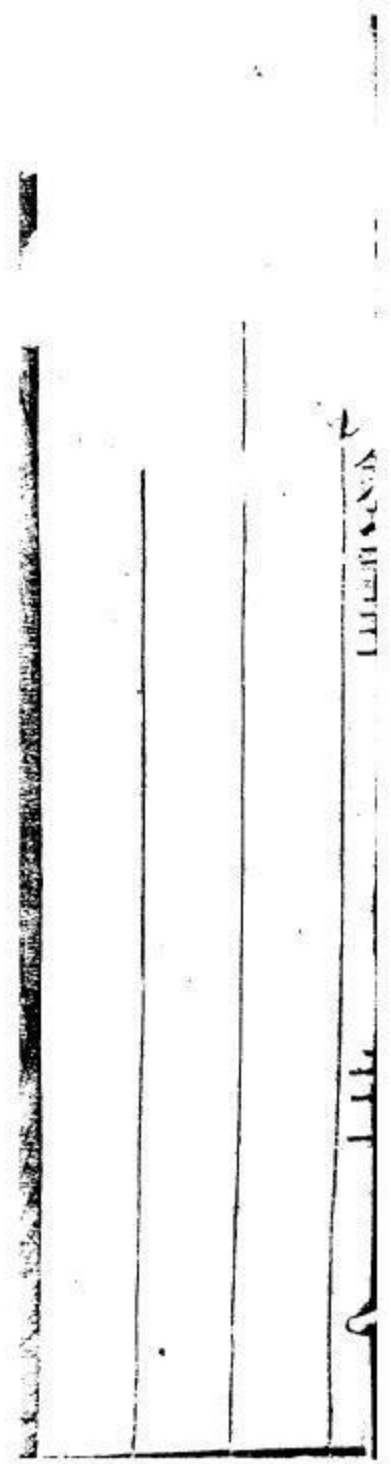
八歲父亡。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承，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與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毋懃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

常饌亦設位致響，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棠十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節。



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既歿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齧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爲拜童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刑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卽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卽



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温郎中曰固應難說卽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温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瀆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已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旣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龔瞽瞍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



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遵流隱欺，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卽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

歿履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爲冒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卽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履此轍也。月餘瘖瞽者相續而歿，惟瘖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卽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卽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  
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  
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  
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脉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  
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  
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  
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  
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脉斷處修築復舊山必  
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卽

命內使齊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  
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  
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  
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  
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蔚遲銑  
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齋詔祈醮僖宗  
朝宗子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



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袁道  
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响之聲明年  
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  
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栢  
皆可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徑  
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澗便於運載所斫材木摠運未  
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  
禳謝之路旣而以賊賄發露爲衆所怒今相國瑯琊  
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卽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  
道之所眞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  
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餘疾化之上當山  
之半有榑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  
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  
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  
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爲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  
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相識聞



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及手如被拘縛喉口  
喘急流淚於口聞其所疾答曰我爲毀平蓋化屋宇  
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搏木樹下  
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旣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  
良久徑去死於搏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  
水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以爲竒玩傳於人間旣無  
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擒取  
盜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爲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僧岡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水  
縈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  
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曠茸修樓已摧壞官收  
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  
置於木棧之旁旣而夜夜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  
棄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  
門櫺之上累日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  
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二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逡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卽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卽今成都小西門之北舊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

井及支機石存焉太尉燉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爲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鑄刻之際忽若風簷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瞠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王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旣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



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互眎之其跡似黑夜眎之其色似白日

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卽先乾雪卽先消此最爲異綿歷歲年雖鋤斲踐蹂其迹常在頃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汗其迹所汗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都山温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輾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



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蟾拳蹴縮者七十  
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燕國公  
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潁川王陳公  
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  
一且川境亢旱有一健步者恃酒卧於龍前井欄之  
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爲以大石擊盡龍之脚  
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  
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清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

六時水  
驗附

清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深  
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  
春游山致齋者多則二三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  
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人汲水。水亦不溢。或人  
所汗穢立致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  
登山。令以椀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卽涸。數月經  
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矣。  
昔黃帝命甯君爲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  
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下。陰時卽無。晝夜凡六



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  
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  
處側石爲六角池闊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  
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執鑪祝而引  
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  
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碑  
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爲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爲  
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  
山聞鄉閭所說芟筵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

不絕

葛瓊化丁東水驗

葛瓊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  
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石泉深在谷底汲  
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有丁東  
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  
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全山准詔投龍郡  
縣參從者二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刻乃竭安  
公與道流頗爲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



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之上纜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二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溢蜀王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來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

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擊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噓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逃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瓦礫為女古今之所效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道場

仙都君將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色雲從地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旱祈禱



立有感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  
人阿件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展。奉香花於洞門。禮  
拜。忽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羊一玉手。其大如扇。  
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傅湘。聞  
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芳芝。聞洞中聲如郡  
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  
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歎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  
辛丑歲。刺史陳伉。修置道場。有祥。云天樂之應。甘露  
泫於叢林。寵詔褒美。中和甲辰年。賜紫大德。曹用言

准詔齋醮。有卿雲瑞雪之祥。時既畢。黃籙道場未撤。  
門簾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某即近  
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簾未移。某不敢輒還。  
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拆門簾。其神見形。媿謝  
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  
函。長三尺。其上镌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絨  
鏤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



也真人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咸所敬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曰平坦平之詐見矣卽詣觀眎函使破其鎖道士白曰真人有遺教啟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曰尹喜歟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鎖而堅不可動卽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

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崔旣歸郡是夜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臣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關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冥吏直至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冥官卽故相呂公諱也謂吾曰子無何關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卽召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



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一年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卽爲吏所導還郡解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眎其尸魂神翕然相合卽蘇焉問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麓牀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闊三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縣令



王翱令人強取藥曰行未及縣王翱家舉二十餘口  
兩三日中相次俱歿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  
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不  
爲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秘文標  
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欲助洪鈞爲善教  
光塗蹄道含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  
真詮潛資庶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太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徵播於別錄其或洗心  
誡誦結念奉持回可却厲蠲邪臻和致壽類義圖之  
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祲不逢魑魅愈凶災於  
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叙列  
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筭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  
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  
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



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隔橋似有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卽行病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卽新都縣藍淀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某

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歿住亦歿願得一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爲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旣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訇旗隊震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鼙睡之聲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聽矣然王問妾云忽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遂急歸復遇一老



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逐吾至大鐵圍山吾奔  
逆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之豈是有術人  
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邪爲妾言  
之萬壽曰某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  
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歷誦經一  
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  
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  
無影響但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  
遂奔至甕所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  
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  
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  
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  
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  
皇觀中入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